

荔灣湖畔總關情

關品方(一九六三至一九七零舊生)

因著一點小事情，又適逢廣州交易會，岸朝到五羊城來一趟作短暫逗留。這天晚上是舊曆八月的下弦月，已是中秋過後的多少天了，但仍然月色如水，靜靜地照著岸朝和結雲、綺華三人在燈影槳聲的荔灣湖上，舟中對飲暢談相見歡。

雨後的空氣有一種濕潤的清新。結雲笑道：「你真是出路的貴人，為我們招來這一陣期盼已久的秋雨。」她的吳儂軟語，帶著鄉音的廣府白話，聽在岸朝的耳裡真是賞心悅性的享受，就如娓娓的天籟之音，來把人的心暖暖的要融化掉。她是那麼體貼入微和善解人意，卻又驕矜得來對人生滿滿的沾沾自喜。她父親是省裡的前高官；母親是滬上聖約翰大學的高材生，英語和鋼琴都到家。所以她既有浙東的婉約多溫柔，又有南粵的豪邁好誇耀。她是開放改革年代的女中豪傑。在銀行界十多年，那專業知識水平已是爐火純青。如果她不是女身，憑她長袖善舞和八面玲瓏，或許早就出人頭地，成為要安排上市的中資銀行的高層，運籌帷幄，決戰千里，足跡遍全球也未可料。而她現在不高不低地是一家分行的行長。即令如此，她也是出類拔萃的幹練挑撻，在壓倒性地男人世界的企業界上層，她可以寸土不讓，同時又不容許世俗的矯情玷身。她生在杭州一個風雨如磐的晚上。她母親說讓這女兒像風雨過後潔白的朵雲，帶來澄碧的天空，因此為她取名潔雲。可是這以後不久，就來了文革，黑雲壓城。她家也就因著變動的大時代，隨著父親被貶謫，輾轉來到廣州。她父親因把她的名字從潔雲改成結雲。結雲成雨，任它漫天滂沱，終會有風雨過後的晴天。從此，她就叫結雲，這樣一個既有書卷氣又有江湖味的巾幗嬌嬌。

這天晚上，他們到得荔灣湖邊，已近黃昏，熙來攘往但又秩序井然，恍惚文人雅士，又或騷人墨客，以至輕裘暖帽甚至青衫薄袴的翩翩少年，携著千嬌百媚的少女出遊，那樣一個流金年代。小艇把他們接載到湖中登上舢舨，彩燈浮在水上，回看岸上掛著一排排的紅燈，鮮艷奪目，像是安靜地微笑著守候一旁，卻又不來與人干涉。

結雲穿著碎花綢湖水綠無袖大挖領及膝的窄腰連身裙，坐在艙內稍短的條檣上。由於座席較矮，一雙大腿略高地抬起及於桌沿。她舉手投足之間，顧盼自如，心花怒放時更會得前仰後合，如花枝亂顫。那胸前的邱壑，在紅燈映照下顯得誘人，而雙腿橫陳更有說不盡的旖旎風情和令人浮想連翩的美態。伊人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，令坐在對過席上的岸朝既心如鹿撞，又心猿意馬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今夕何夕，真不知人間何世。

談到官商勾結和上頭壓下來的指令性貸款，她顯得無奈又憤憤不平。不簽不簽還須簽。她要冒上日後被追究的仕途險惡。談到她情竇初開的獨生女兒，她又顯得神采飛揚且洋洋得意，一派天下間母親共有的喜悅和欣慰。她女兒叫周維，才十一、二歲，剛發育的少女身，是任性而率性的年紀。她笑說：「任誰都不會像我女兒，就只有她才能要了我的命。」說時眼波流轉斜睨岸朝一眼；那萬種風情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她會得說：「我這人就是慢熱得很，誰要追求我嘛真要很有耐性。我就相信有距離才是美，讓我們保持距離互相欣賞對方的美，豈不甚好。」這真是相逢恨晚，無話可說。而岸朝就心癢難搔，只能夠老實地坐在那裏端然地微笑頷首，表示同意和讚賞。他倆是發乎情、止乎禮。一個是羅敷有夫，一個是家內有婦。她真是白蛇娘娘的化身。當年她初戀失敗了。對方是大學裏面早幾屆的師兄，彼此柏拉圖式的戀愛好像還未吻過對方。這樣彼此清清純純地戀愛了好幾年，男方急了，有點待不住要迫婚，不同意「光說不練」。不知怎的就這樣鬧起彆扭來，慢慢地他們就「因了解而分了手」。對結雲師妹來說，這是一次很大的打擊。所以幾年後遇上現任的丈夫，在公安局做警衛幹部的，有點門不當戶不對，她也不問情由，更不顧父母的激烈反對，就自作主張地委身於他，一切都來得草草。

可是這麼一段看似沒有什麼愛情基礎的婚姻，卻硬是維持下來了。這中間也許是因為婚後不久，她就有了周維。她的一顆心，從此就只繫在女兒周維的身上，顯得牽腸掛肚。有理由相信，儘管這麼多年來，她出於事業上的需要，老是要與男人、特別是生意上的男人打交道，可迄今為止，大抵她丈夫是她半生以來唯一委身的人。她對於自己心儀的男人，或許都有一番說辭拒諸門外。對她傾慕的人，又或許都有一種清絕的方式來表達對她的愛意。這中間的得失圓缺，真是難以說清楚。她英文名字叫溫妮，不失就是一個可愛的溫暖清婉的妮子。她又說很喜歡慧雲這個名字，說要為周維取名叫周慧雲，母女疊一個雲字。然後在旁邊的綺華，接過話題說道：「我倒很欣賞海倫這個名字。」綺華她自己就叫海倫。結雲因說：「噢呀，為什麼我總覺得叫海倫的，予人的感覺都是胖胖的。」也不理會人家倒真是開始有點發福 --- 而且儘管綺華比她自己還要年輕六、七歲。結雲的詞鋒尖銳得來卻留有餘地，但又永遠不要落於下風。她一邊說著一邊挺起腰來，雙手順著胸前從兩側到腰下來回這樣輕撫著，然後擺到大腿上輕輕用指頭做著彈鋼琴的姿勢，笑道：「我就覺得怎麼這段日子我好像胖了不少。」這自然是反話。岸朝微笑著，瞅了綺華一眼做個鬼臉，對結雲說：「這叫豐滿。女人太瘦削了不好。我看結雲你就是這樣：纖穠合度，多一分則肥、少一分則瘦，就像西湖的淡妝濃抹兩相宜。」如此天南地北、高談濶論到月過中天，他們仍興緻勃勃，有點廢耕忘織似的，話得投機，不憚三人行。綺華是落落大方的灑然，雖感到眼前這對中年男女的絲絲情意兩相牽，難分難解糾纏不清，但心內明白，這只能是他們此生無法開花結果的一段遺憾未了情。

那晚積雨初過，秋雲有月。船中諸人都輕衣簡服，船外水氣瀰漫，天色灰明微褐，月亮在雲端欲出不出，充滿著月色漫游湖上的情意。天氣已有點微涼，但亦有殘暑之意。這秋始夏餘的天氣和微有月意的夜晚，與舷外流水及擺渡者輕搖槳櫓，和著舷內男女的衣裳與肌體的感覺，使座中各人的浮生塵勞都頓時放下。這一段的

看水看月，滿眼都是五羊城的單純寧靜的風光。時光流轉年復一年，現在又是中秋剛過的好時節。他們都心下澄然，此刻是因爲這清澈的湖水，還是因爲這朦朧的月色呢？人世如潮大海，多有風浪，難得的是今天晚上這樣的只是月、只是水、只是舊時相知；儘管彼此不言語，也會得勝過萬語千言。湖面空闊之處，軟波層層，是那樣的靜謐無聲，舷外的水和舷內的人感到相親。這湖水在親人面前是純潔的，而只有親人看它才也是純潔的；因爲人與物兩相親、兩相忘。軟波層層微微起伏在岸邊明燈之下，但見光影千條，在水中互相掩映，靜靜地、忙碌地在廝殺。遠處橋上汽車頻繁開過，因爲隔得遠了，無聲無息，有如火樹銀花，市聲與囂塵嚷鬧都在湖水裡輕柔地被溶化掉。此刻的廣州市，盈盈如在鏡裡，是鏡中的繁花似錦。荔灣湖是廣州市的反省，是現代都市所缺少的反省。所以有名的城市都有河有湖有水。這湖水是活東西，而渡船上的人们是活的見證。

今夕的岸朝，只是船中一人。此刻他和她們，舊朋友說話、唱歌、飲酒、喝茶，笑談塵世的奇拔、辛勞和風塵僕僕，就像腳下這湖水流動不絕，因而常青不腐。座中有他欣賞的人妻結雲，談笑風生，整個地真實地在他眼前，顧盼之間恍似有一段隱約的秘藏的思慕之情，蘊藏在她的胸臆，不可開解。在她的面前，岸朝就只覺得她好，不生任何對女子的相貌、人才、學問、品格、笑顏、以至身段和眉梢眼角的意見，更不敢向她迫視。男人與女人是有這樣一種無可選擇無可被選擇的無奈，是一種純潔、簡單、淒艷和豪華。

臨別前，結雲畢竟還是提到她夫婿。由於工作的關係 --- 他在公檢法系統而隸屬執行部門 --- 他不但“應酬”多而且三教九流不一而足。這麼多年來他在外不論主動被動，總而言之不缺醇酒美人。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也只能這樣了。她的一顆心，如今都放在女兒的身上，還有她年邁但趕上潮流、嚮往西方、追求時尚的母親。三代女性相處得是如此融洽，所以結雲工餘的生活頗不寂寞。她寄情網球、文化、音樂、藝術、購物、美食、化妝、纖體和鋼琴之外，恐怕還有許多不足爲外人道的人生憾事要收藏掩飾。才女、秀女們這種無邊的落寞和遺憾，古往今來豈不所在多有？

問誰憐，花枝瘦？春色三分，零落如泥，紅消香斷。燕歸來，春已榭。識荆已在人婚後。恨不相逢未嫁時。感郎一片情痴，還君兩淚明珠。人已各，今非昨。博得兩情同，任拋殘紅荳。到死蠶絲還有，紅燭淚盡難留。這晚上別後，岸朝無情無緒，一夜唏噓無眠。希望結雲能安睡，而且清到一夜無夢。

(二零零五年秋完稿，於廣州市)